

# 注册高仿账号,批量搬运就医素材,挂上私人收款码对外募捐 “影子账号”骗捐:偷走公众善意 压垮病患家庭

■《检察日报》见习记者 王凤宇 全媒体记者 杨璐嘉 通讯员 朱珠

“视频里孩子卧病在床、身上插满管子,哭着说难受,我看着特别揪心,当即就捐了款。”上海市民韩先生刷到一条重病求助视频,被患儿的治病经历触动后主动献出爱心。不料,这份善意却落入不法分子精心布设的骗局。事后核查他才恍然大悟,自己遭遇的是典型的“影子账号”骗捐陷阱。

今年6月,中央网信办开展为期3个月的“清朗·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”专项行动,明确将“影子账号”骗捐乱象列入重点整治突出问题。“影子账号”实际是一种高仿账号,其抄袭病患本人或家属账号信息,批量复制搬运患者治病视频,假冒患者或家属名义,骗取爱心捐款。

## “影子账号”搬运治病视频骗捐

2024年5月的一天,韩先生在闲暇时,刷到一条求助短视频。

视频里,重病的孩子躺在病床上输液,身上插满管子,哭着说难受。视频文案详细介绍了患儿所患病种、就医医院及贫困家庭情况,还附带病历、缴费截图。评论区很多网友留言说已经捐款、祝孩子早日康复,博主在下面认真回复每一条爱心评论。

“我平时刷短视频看到重病家庭求助,都会力所能及捐一点。当时看着画面里的孩子,我感到特别揪心、瞬间共情了。”韩先生当即点开主页置顶的微信收款码,捐了50元。

三天之后,韩先生刷到另一个同名账号,其发布的治病视频与之前内容一模一样,简介里的信息却完全不同。韩先生私信这个账号的博主余先生核实情况,对方说从来没放过收款二维码,也没收到过韩先生的捐款。韩先生这才反应过来,之前那个是仿冒账号,自己被骗了,随即报警。

公安机关迅速立案侦查,后将骗捐人张某抓获。鉴于该案被害人人数众多、社会影响恶劣,上海市杨浦区检察院依法介入,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。办案人员通过梳理涉案平台上的同类求助帖,比对发帖账号的IP地址、提取电子数据、核对涉案金额,固定了张某的犯罪事实。

经查,2023年11月至2024年5月,张某大量下载网络公开的真实病患筹款图文素材,在社交媒体平台注册高仿账号,虚构重病求助、家境困难的募捐故事,张贴个人收款码骗取网友捐款。捐款大多为1元、10元、20元的小额转账,但被害人遍布全国各地,累计诈骗金额达2万余元。

2025年12月5日,杨浦区检察院以诈骗罪依法对张某提起公诉。12月23日,法院依法以诈骗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一年,缓刑一年,并处罚金1万元。目前,判决已经生效。

杨浦区检察院办案检察官李博介绍,该院近期已办结多起利用“影子账号”骗捐的案件,涉案被害人合计超1200人。该院依法对社会影响较轻、主动全额退赃、认罪悔罪的涉案人员作出不予起诉处理;对诈骗数额大、大规模发布虚假募捐信息的犯罪嫌疑人坚决追诉、从严惩治。

## 压垮病患家庭的“最后一根稻草”

“影子账号”骗捐不仅透支社会爱心,更对被侵权的病患家庭造成严重二次伤害。

张某搬运的视频素材,全部来自余先生账号发布的孩子治病日常,病历单、家庭经济情况等信息则来自互联网募捐平台。余先生的女儿小萱身患重病。余先生

表示,原本他只是想通过短视频记录女儿的抗癌历程,用以留存生活片段、记录治病点滴,却不料素材被不法分子批量盗用、实施诈骗。大量不明真相的网友误以为余先生一家开设多个账号敛财、“靠卖惨牟利”,纷纷留言指责谩骂。当大量恶意的陌生私信涌入账号,余先生一家才察觉到有人仿冒自己的账号骗捐,本就心力交瘁的家庭遭遇巨大精神压力。

对于不少重病患儿的父母而言,孩子的救治之路需要全家托举。家属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患儿视频,并非单纯表露困境,更多是记录治病历程,若能借此获得流量收益、增添一份收入,无异于雪中送炭。

“我们全家都在全力陪护、救治孩子,后来还要抽时间不停地澄清误会、承受无端指责。孩子的病痛让全家崩溃,却被骗子当成牟利工具,这种苦难被人践踏的羞耻、委屈,几乎压垮我们。”余先生坦言,经历此次遭遇后,他对更新治病视频心存顾虑,不敢再公开孩子的治疗画面,担心再次被盗用,原本的记录和求助渠道被变相堵死。

余先生也尝试过维权,但举步维艰。“每次举报都需要提交全套证明材料,审核周期漫长。骗子被封一个账号,很快就能新建账号继续盗用素材,我们家属陪护人力精力有限,根本无力跨平台持续打假,我们的账号甚至还因遭举报被限流。”

此类乱象并非个例,记者发现,大量“影子账号”在网络上流窜作案。据红星新闻报道,山东一位6岁神经母细胞瘤患儿的母亲牛女士,长期在网络记录女儿抗癌过程。今年5月,有网友提醒牛女士,网上出现了和她头像、账号风格高度相似的账号。这个高仿账号大量搬运牛女士发布的孩子治病视频,在评论区留下私人收款二维码对外募捐。牛女士发现后立刻留言质问对方,消息却只显示已读没有回复。她向平台举报并报警,可对方短暂清空涉事账号内容之后,又更换昵称、头像,盗用另一名患者的素材继续行骗。

云南、广西等地也有患儿家庭面临同类遭遇。患儿家长一边要守在医院陪护孩子,同时还得花费大量时间在各个社交媒体平台检索、举报盗用视频骗捐的账号。

从某种程度上讲,“影子账号”的搬运、骗捐行为,成了压垮病患家庭的“最后一根稻草”。

## 平台审核未区分私人求助与公开募捐

高仿账号屡禁不止、虚假募捐打而不绝,折射出“影子账号”骗捐乱象背后更深层的治理短板。

中国犯罪学学会副会长、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郭泽强表示,现实中,用户可随意在视频、评论区发布个人收款码,开展



新华社发 朱慧卿 作

大规模面向不特定公众的求助筹款,暴露出社交媒体平台存在多重监管漏洞——

事前准入制度不完善。社交媒体平台在审核时把个人求助与公开募捐混同,没有区分“面向亲友的私人求助”和“面向全网不特定公众的公开募捐”。只要是用户发布的内容,平台就默许可以发布收款码,未设置强制资质核验。个人求助一旦被允许扩散至全网、面向公众大规模募款,本质上就变成公开募捐行为,应由慈善组织开展。

事中风险预警不足。社交媒体平台对于求助叙事、病历影像真实性缺少核验机制,无法识别素材是本人提供还是盗取他人病患资料;对筹款金额、资金流向缺少跟踪,小额分散转账直接流入私人账户,资金完全脱离监管。

事后处置缺乏制度规定。社交媒体平台接到举报后多以下架内容、封禁账号为主,缺乏主动回溯排查、批量清理同类虚假信息的机制,且无资金冻结、留存、追偿的配套举措,被编善款大多难以追回。

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、博士生导师李怀胜认为,社交媒体平台的核心问题在于审核机制存在严重的形式化倾向,只要求用户完成实名认证,却没有对求助信息所涉疾病信息、治疗费用、医院证明等进行实质性核实,更没有建立对个人收款码资金去向的动态监控机制。“这种做法绕过了慈善领域公开募捐必须经专门许可的基本要求,使得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发起面向不特定公众的筹款,却无人对善款用途负责。”

除了平台监管宽松外,“影子账号”骗捐案件还给执法司法工作带来不小困难。李博介绍,办理该类案件的难点集中在三点:一是被害人遍布全国,多数人因金额小不愿报案,难以批量收集被害人证言;二是犯罪嫌疑人大量租借他人账号,频繁更换IP,账号实名信息和实际作案人脱节,溯源线索极易断裂;三是骗子发送收款码多通过评论区、私信,隐蔽性强,存在一定监管盲区,且电子证据容易灭失、跨平台调查取证存在壁垒。

韩先生坦言,很多和他一样的受害者最后选择自认损失,不会报警。“被骗金额小,不少人觉得损失几十块钱去报警未必能立案,来回做笔录、提交证据也费时费力,而且取证难度大,等我们察觉被骗,骗子早已清空账号内容,无处查找原始视频,只能看到转账记录的收款昵称,没有对方的实名信息和联系方式,找不到骗子。”

## 驱散“影子账号”制造的阴霾

社交媒体平台审核形式化,叠加司法取证难、维权成本高的现实困境,让“影子账号”骗捐乱象屡禁不止,不仅损害爱心网友和患儿家庭的合法权益,也持续透支社会信任。为遏制“影子账号”骗捐乱象,多方都在探索破解路径。

韩先生总结了一套辨假方法:“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同名求助帖,若看到多账号、IP与住院地不符时,就要提高警惕。拒绝私人收款码,优先选择官方筹款链接。私信询问核验病房、治疗细节,对只搬运旧视频、不更新日常的账号一律不要捐款。留存完整证据再捐款,将视频截图、账号主页、收款码全部保存,一旦发现是高仿账号,立刻举报,同步向平台反馈。最后,但凡文案是刻意卖惨、引导快速转账、催促不要多问的,十有八九是盗用素材的‘影子账号’。”

余先生则希望,平台能增设识别搬运视频及多重核验的功能。比如,给真实患者账号的视频绑定原创水印,平台能够识别并自动预警高仿账号;对私挂收款码的,必须核验患者及其直系亲属的身份;开通大病家属快速维权通道,方便维权申诉。

虚假募捐持续消耗大众爱心、破坏公益领域的信任,如何通过社会治理让公众的善意绵延下去?郭泽强表示,从社会治理角度来看,关键要在从严惩治“影子账号”骗捐行为和增强信息透明度上发力。

“以儆效尤是前提,对消费苦难的‘影子账号’骗捐行为依法追责。信息透明性是保障,慈善法新增了针对个人求助的条款,明确要求求助人和信息发布人对信息真实性负责。通过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,用阳光下的募捐重建公众信任。”郭泽强说。

李怀胜认为,可以探索设立公益捐赠保险机制,由互联网募捐平台提取一定比例的运营收入作为保证金,对于在平台上因虚假募捐而受骗的捐款人,经核实后可优先从保证金中获得补偿,避免让捐款人独自承担被骗的后果。

治理“影子账号”骗捐乱象,关键在于网络募捐的法治化、规范化、透明化。郭泽强最后总结道:“将个人求助纳入法律规制范围,落实社交媒体平台主体责任,并借助技术手段降低信任成本,方能让痛苦不再被消费,善意不再被辜负。”

## 媒体声音

《人民日报》:  
必须痛打收割流量、牟取私利的“影子账号”

注意力是稀缺的公共资源,善意和爱心容不得如此践踏。当“影子账号”一而再、再而三出现,愚弄毫不知情的困难家庭和网友,不仅可能让真正需要帮助的患儿失去救命的机会,还在破坏侵蚀社会信任的基石。试想,本已陷入困境的家庭还要分出精力在网上打假,网友在难辨真假的情况下再遇到类似求助视频,是伸出援手还是视而不见,恐怕都会在心里打个问号。必须痛打收割流量、牟取私利的“影子账号”,维护网络互助生态,守护社会善意。

《春城晚报》:  
乱象屡禁不止,根源在于平台审核形式化与治理机制不健全

社交媒体平台没有区分个人求助与公开募捐。个人求助主要面向亲友,公开募捐应由慈善组织进行。但平台默许用户发布私人收款码,未设置强制资质核验,导致面向全网的大规模募款无人负责。事中缺少风险预警,对病历影像真实性、资金流向也缺少跟踪。事后处置以下架内容、封禁账号为主,缺乏主动回溯排查、批量清理同类虚假信息 and 资金冻结追偿机制。同时,执法部门也面临被害人分散、金额小而不愿报案、账号租借、IP更换、跨平台取证难等现实困难。维权成本高,骗子违法成本低,“影子账号”骗捐乱象便有了生存空间。

光明网:  
“影子账号”骗捐,需要标本兼治

如何从源头上杜绝被冒用的可能性?首先要看到的是,社交媒体平台本身并不是专门的筹款平台,要去审核每一个带有求助和募捐性质的视频内容的真实性,可能并不现实。但要指出的是,对于公开展示二维码和账户的行为理应强化管控,建立必要的准入门槛。如有建议就提出,应当对开展筹款的个人信息进行登记备案,以免骗子“人去楼空”后难以追责。

同时,这类“影子账号”本质上也就是一种仿冒账号,有必要纳入相关治理范畴。这类搬用视频、冒用患者名义骗捐的行为,与冒用公众人物带货等,其实并无二致。对此,平台处罚和司法惩戒都应该升级,以真正提升违法成本。而一些网络诈骗行为之所以禁而难绝,钻的可能就是单笔捐款额度往往不高,受骗者举报积极性相应不足的空子,那么处罚标准也应该考虑进行优化,以从制度上压缩这种侥幸心理。

另外,对这类带有求助、募捐性质的视频内容,也可以增加相应的辨析真实性的提醒,让用户在进行必要的“求证”后再考虑是否捐款。而用户面对林林总总的求助内容,也有必要多留个心眼。有网友就“科普”: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同名求助帖,若看到多账号、IP与住院地不符时,就要提高警惕;特别是对只搬运旧视频、不更新日常的账号一律不要捐款。掌握这些“技巧”,应该说是具有现实意义的。

当然,“影子账号”的出现,也反映出有募捐机制有待完善。为什么一些遭遇重病的家庭需要在网络上寻求帮助?说到底,还是因为一般募捐渠道不足,以及大病保障体系的有待完善。而当募捐渠道转移到互联网平台,如何更好保障求助人和捐赠者的权益,避免社会善意被辜负,也应根据互联网的特点有相应的制度规范。

(本报综合整理)

责任编辑:南青 版式设计:杨丽丹 校对:吴玲

公益广告

# 防范溺水 珍爱生命

## 保护未成年人

### 水深危险

贵州省水利厅 贵州日报报刊社 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集团